

当代俄罗斯与 社会主义

DANGDAI ELUOSI YU SHEHUIZHUYI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奥西波夫 等著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格拉济耶夫

胡 昊 姚晓南 等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当代俄罗斯与社会主义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奥西波夫，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格拉济耶夫 等著
胡 昊 姚晓南 等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俄罗斯与社会主义 / (俄罗斯) 奥西波夫, (俄罗斯) 格拉济耶夫著; 胡昊等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3. 01

ISBN 978 - 7 - 5090 - 0866 - 9

I. ①当… II. ①奥… ②格… ③胡…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俄罗斯 IV. ①D7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6807 号

书 名: 当代俄罗斯与社会主义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0 - 0866 - 9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 CONTENTS

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 Ю. М. 奥西波夫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

苏联模式的失败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可能性

..... С. Г. 卡拉—穆尔扎 (11)

社会主义与文明理论 В. А. 沃尔孔斯基 (20)

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困境：欧亚版本和市场版本

..... М. И. 沃耶伊科夫 (32)

社会主义之谜 А. Г. 杜金 (40)

劳动者的经济所有权：苏联社会主义的虚拟联盟和时代的

绝对命令 В. И. 科尔尼亚科夫 (53)

社会主义如同社会炼金术 Ф. И. 吉列诺克 (64)

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经验 И. Р. 沙法列维奇 (70)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荆棘密布，但别无它途

..... Н. М. 哈巴拉什维利 (75)

第二章 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前景

社会主义原则与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 С. Ю. 格拉济耶夫 (89)

社会主义的复兴（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

..... А. В. 布兹加林 (93)

社会主义——不属于当今的俄罗斯 В. В. 拉基特斯基 (111)

保存价值的方式是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效率的

基本标准 В. Г. 别洛利佩茨基 (128)

俄罗斯能否按照后工业化转型的社会主义脚本发展

- Л. В. 列斯科夫 (136)
- 社会主义出现和发展的规律性及俄罗斯的问题 В. В. 卡希岑 (148)
- 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思考 М. И. 格利万诺夫斯基 (153)
- 作为多元转轨社会要素之一的社会主义 В. В. 西蒙诺夫 (162)
- 社会主义在俄罗斯：昨天，今天，明天 В. К. 彼得罗夫 (168)
- 作为社会历史中人口—生态循环中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与
人类发展的前景 А. Г. 甘扎 (175)

第三章 俄罗斯发展的社会参数

- 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А. З. 谢列兹尼奥夫 (187)
- 从灾变论理论看俄罗斯的未来（对妨碍国家摆脱危机的主要障碍
及克服这些障碍的可能性的分析） В. С. 霍列夫 (196)
- 社会主义理论在后工业化转型时期的变化 Н. Д. 叶列茨基 (202)
- 形成社会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历史种族前提 Л. А. 安东年科 (206)
- 从对社会需求的宏观调控进程看社会主义梦想
..... Г. В. 法杰伊切娃 (211)
- 现代俄罗斯的社会发展概念和改革意识形态 Г. Ю. 伊弗列娃 (218)
- 关于社会主义的命题 Ю. М. 奥西波夫 (228)
- 我们的作者们 奥西波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 (232)

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

Ю. М. 奥西波夫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这是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之一，甚至今天我们找不到社会主义的任何痕迹。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成为事实。当然，这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寿终正寝。历史总是按自己的方式作出决定，留下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同时在时光轮转中它又开始了新的探索过程。

重要的是要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弄清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当时会让步于资本主义，实际上不仅仅是让步于资本主义，而是让步于拥有高效运行管理中心的、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为行文简洁，我有条件地使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当然，我知道在这两个术语之下还存在诸多复杂的特殊实际现象，既不能把它们归结为资本主义，也不能归结为社会主义。

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显得更强大一些，或许是这样。人们认为，资本主义更接近于人性——不仅仅是西方人的天性。正因如此它才胜出了。就其实质而言，资本主义并未向人提出任何特别的要求，只是要求遵守法律，而且众所周知，这一要求是有充分条件的，而且恰如其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所有人提出过多要求。这里已经预先做了很大的让步，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不能始终建立在道德规范之上。对这些道德规范而言，根本就不需要法律。资本主义建立在为争取个人幸福而展开的个体竞赛之上，这当然不可能是特别道德的事情——因此，只要遵守日常生活礼仪的表面规范和社会生活准则所必须的表面规范。这一切就像是在所有对抗性体育比赛中一样：存在规则也应该遵守规则，但是……也存在破坏规则、受伤、骨折乃至永远退出体育运动。总之，这就是斗争。所以也应该以完全平静的态度对待人剥削人的现象：一方提供就业和工资，另一方则提供劳动，至于剥削到何种程度，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社会主义显得要弱些，因为它向人提出了太多的严格要求——首先是

社会和道德层面的要求。人活着不仅要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而且还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不仅要遵守法规，还要遵守社会原则高于个人利益的某种道德准则。显然，不发动政变和采取暴力，这种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存在，因为它太不符合人性。依靠无产阶级，即使这不是无稽之谈，也算得上平庸之论。重要的是，不仅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就连更切合实际的、顾及到人们基本需求的架构也没有出现。这就是国有化社会，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其说是通过大众来实现的，不如说是依靠国家和政权来实现的。某个地主或工厂主突发奇想，要在自己的庄园或工厂实现某种类似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而在这里，类似的实现者则是国家，它已经不是在庄园或者工厂范围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

总之应该弄清楚，是否可以将这种国有化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这种社会直接称之为“亚细亚”式的社会更好些（从“亚细亚式的生产方式”角度来看）。事实上，小团体社会主义、集体社会主义和市政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承认国有化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国有化社会可以具有、并且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过一些社会主义特征，但这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呢？今天也许可以直接说“不是”和“没有出现过”，但是谁知道呢？……

但是，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确切地说，也就是半社会主义、不充分社会主义或者伪社会主义，它是不能与真实的人有机结合的——人们不想要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不想要社会主义的这种现实体现。这时有人会反驳我们说，不是这样，社会主义出现过，但那是糟糕的社会主义。而我们要回答说：“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所憧憬的‘好的社会主义’更符合人的本性，‘好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而且从未实现过。”国有化的半社会主义、不充分社会主义或者伪社会主义可能或多或少更现实一些，它们既反映了人的突出优点，也反映了人的痼疾。而且就连这种“社会主义”也未能立足，至于说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和为推行它而……不，最好还是不要社会主义罢了。

因此，作为某个自圆其说的完整个体，社会主义不符合或者说很少符合人性。因此，它注定或者无法实现，或者无法完全实现（总是与非社会主义方式共生），或者以完全走样的形式实现，且一旦实现就会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

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应该急躁，在这里要保持头脑冷静。这与好恶无关，与情感无关。应该平静并坚定地去弄清楚这一切。我们以苏联和苏维埃

(有条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经验为例。其结局如何呢?不管愿不愿意,完整的社会主义,而且还是符合理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搞成。何况社会主义也存在退化的现象,如庸俗化、资产阶级化和私有化,就像人的腐化堕落一样。是否应该称之为退化或者堕落呢,因为在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事物的退化和人的堕落呢?具有利他主义本质的良好原则和善良的人们始终存在,他们为什么要变样呢?起初这一过程进行缓慢,后来加速,战胜了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这种社会主义事物(也就是说,我重复一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退化和腐化,不如说是它被直接替代)。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是无法战胜人的,而人——总的来说不太适合社会主义的人——却能成功搞定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遭到批判,不如说是人本身遭到批判。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对苏联人如此轻易地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也放弃了苏联视而不见;不应该对他们迅速迷恋上资本主义——客气的说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视而不见;同时也不应该视而不见的是我们的人如此平静地看着国家被洗劫,看着国家的财产被私有化,以及大众赤贫化、少数人暴富、企业停产和寡头狂欢。当我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以及谈论对社会主义历史、失败和未来的需求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以上几点。

我重复一遍,社会主义方案不太符合人的本性。世上不存在能够将社会主义方案得以实施的人。因此,作为不现实的方案,社会主义方案出现本身具有独特的精神层面的怪癖,这种怪癖来自于有缺陷的人,他们不希望通过现实的改变(很难也不可能)来解决问题,而只是依靠外部社会制度的改变。既然资本主义不好,那就应该按照科学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当一切像机器一样可以去设计和建造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实质上的西方方案。将人置身于迫使他成为另一种人——有社会责任感的好人——的环境中,一切会好到极致。这样就连革命也可以去设想了,还可以找到其推动力和客观规律,而真正让人们去改造的宗教却被抛弃了,结果人们的信仰方案成为反上帝的社会改造方案,如果这种方案改造不成或者结果适得其反的话,它本身又是危险的,就必须首先去改造它,去除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后从头再来。而在社会主义根深蒂固之处,它会遭到革命性的葬送。这一切突然相对轻易地完全做到了,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与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没有成为“有机的社会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

我们再回到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上。社会主义在这里曾经是非常彻底的,

但却是存在于明显的国家甚至是某种帝国的构造形式之中。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整个体系，群众性的中央集权政党，确切的说是拥有很多分支的国家 and 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管理（等级制）机构必然被纳入到该体系之中。其中有多少社会主义，“俄罗斯化”的社会主义？——意思是说它适应了俄罗斯的社会特点，——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很难说。也许多，也许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们找不到任何共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任何人都不确定，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应该承认，在苏联（而不带引号的苏联意味着什么呢？）社会主义中毕竟存在大量社会主义成分，它们的确是和国家体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应该说，在社会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更多一些。至于生产领域，就不这么简单了，因为不管愿不愿意，从事经营的是特殊的官僚阶层，它们建立在一长制原则之上，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指令，而广大的劳动者阶层更多的只是充当雇佣劳动力角色，如果算是半农奴的话。我认为，苏联曾经实行了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国家方式，带有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的类似机制。因此最好是不说国家社会主义，而是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看来这更符合实际，如果不说“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主义”的话。

苏联时期形成的这个很难定义的制度的消灭，与其说是与它的社会主义特征有关，还不如说是与它的国家本质，相应地与其民族性（不同于民族）和帝国性有关。这种制度总是有内部和外部的反对者，制度内部也就不可能不存在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厌倦感。此外，在人身自由（制度始终没有实现自由与非自由的有效结合）、个人生产效率、个人消费多样化、个人对积蓄、财富和纯粹物质幸福的意愿、个人对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最后非常重要，个人对满足各种私欲的追求等方面，这一制度无法满足与其相关的人们最重要的需求。制度自始至终存在于它与个人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实际上每个人都能找到制度难以令人满意的理由，每个人都憋着对它的怒气。国家—社会主义的共生体没有能够解决个人的问题，意味深长的是，资本主义或者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正在非常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无法适当地回应个人的各种需求：正面的和负面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这正是在苏联曾经建立制度的致命之处（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最积极的和想得到些什么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制度感到不满）。所谓的精英首当其冲，对它尤其感到不满。他们引发了历史性的政变——借助于国外“好心人”的帮助，这些好心人与其说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作斗争，不如说是与苏联本身以及之后的俄罗斯（作为国家、民族和帝国的产物）作斗争。

苏联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该体制一起垮台。的确，没有完全消失。还留下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主要是在意识层面。这就是集体主义、热爱集体、同心同德、社会互助、团结协作、社会公平，这不是一些空话，而是一种严肃的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垮台暴露出过去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应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弱点甚至是缺陷，但这次垮台与随后发生的反革新显示出真实价值观，其中主要是我们习惯了将社会主义成分看作不是完全理想化的事物，而是矛盾的现实存在。人们被迫陷入其所遭遇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式的，其实也是传统的东正教式的。显然，在社会主义和东正教之间存在不少共同之处。就这样，社会主义最终在俄罗斯成为了并非虚构的现实，但也是并未完全固定的生活制度，它只是在维持并不断被修正。一种有机的，但恰恰是校正过的社会主义成为了现实。社会主义并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而只是为那些渴望社会主义的人和被迫渴求社会主义的人。

资本主义——用其最普通的自由主义形式，也就是“自由资本主义”——非常蛮横地在俄罗斯占据了上风，现在也处于优势地位。这也可以理解：政治革命的实现对它有利，转变后的国家运行也对它有利。资本主义蓄意摧毁社会主义，也蓄意摧毁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一切残余。资本主义还顺带摧毁了传统的国家机构、帝国特性和民族主义特性。在原苏联地区，除了被纳入“世界市场经济”和“世界社会秩序”的版图外，余皆不存。可能留下的国家机构残余只有内务部的一部分（《公民法》），仅此而已。在这里，任何重要组织机构的威严都不该存在。这就是“世界精英”的立场，确切地说，是精英中某些“强硬的”世界主义者顶尖人物的立场。经过蜕变和资产阶级化的“俄罗斯的”（和“独联体的”）精英们在他们的监护下试图顺从地站立起来。现在，他们反对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不如说是独立的、伟大的（强大的）国家。

但是，考虑到大部分民众向往某些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从上至下可以搞一搞社会主义，甚至可以稍稍让社会主义启动起来，但是，当社会主义与国家机构结合起来才能更强有力一些。

社会主义当然是一种现象。我们不愿认为这种现象和它的出现取决于某些“客观规律”，更不用说取决于物质存在了。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特殊现象，但是很遗憾，它通常被视为首先是一种物质层面的特殊现象（渴望普遍富裕和民众利益优先等等）。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的信徒恰恰最不关心物质层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其实还有资本主义，都是一种思想，然后才是思想的物质体现。的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是思

想与思想的不同，尽管是为了物质，但资本主义是直接来源于物质和为了物质的思想。资本主义是完全现实和十分合理的思想，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根基的非理性的思想。资本主义来自于被正常人的正常实践所证明了愿望，社会主义来自于没有被生活标准证实过的愿望，确切地说，来自于超出标准框架的愿望，也就是来自于不合常规基础上的愿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宗教范畴的，不过是没有上帝（或者几乎没有上帝），它是一种灵感、想象和憧憬。社会主义作为实践完全是非社会主义，就像我们所指出的，是某种半社会主义、不充分社会主义或者伪社会主义。不管怎样，作为思想的社会主义和作为实践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东西，各有自身的特性。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思想，就其本质而言没有实现，实现的只不过是“部分”思想，而且不是最好的部分。社会的、人的“材料”——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对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言还不合适。不合适，——一切都不合适。众所周知，公社没有保持下来，也不可能保持下来。集体农庄不是公社。其它的集体和人民企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基层单位，况且世界不可能完全靠它们来支撑（它们存在于非社会主义环境中和非社会主义原则之上——作为某种特征，仅此而已）。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没有阶级和等级制度等等的社会模式是一种思想，一种宗教，一种乌托邦。思想家和观察家不能作出任何其他假设。但这一乌托邦式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客观的制约性呢？当然有。但不在于确定不移地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中（但不知何故这种“客观规律”不能以自然方式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而在于社会上部分人极力要摆脱其缺陷的愿望中……通过强有力的（甚至是军事革命式的）向新社会组织的跨越，在新社会组织中，不通过过渡时期和教育工作，人就似乎能变得非常舒适。向社会主义的突破能够成为也已经成为了切合实际的现实事业，而从这一点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已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得很清楚了。第一，得到的是除社会主义之外的其它一切；第二，请注意，这一切在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体制自我放弃（或者是自杀）之前可以存在一段时间。

今天，大家对社会主义的兴趣，甚至是不断增长的兴趣从何而来呢？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吧？当然不是偶然的。人的精神只要存在，他必然要否定部分人卑鄙无耻的行为，无论我们如何称呼它，对这种行为人性化的积极对立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况且，当前对“疯狂的资本主义”不满的人还清楚地记得苏联（假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很多好的方面，包括从纯粹的社会主义角度来看。尽管新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非常符

合人的本性，虽然不包括所有的社会成员——可是我们谁又会拒绝收入和消费呢？——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引起了人们——比如后苏联人——不少厌恶情绪，这也是符合人性的，但是，可以这么说，符合的是其人性的另一面——道德的、利他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极好的人性，由此产生了拒绝现实（包括个人现实）而转向非现实的愿望，但却是好的、被人向往的、有价值的非现实。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就是逃离现实地狱，试图取代地狱，即使不是以天堂取而代之，就是代之以小一些的地狱也好（从大不幸到小灾难）。当前，后苏联人的这种意愿没有任何令人吃惊的地方：这与其说是保守的回归（迎接过去），不如说是尝试冲向未来（即使是一小步）。由此很少有人想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多数人当然是为新社会主义而奋斗。

当然，谁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这种新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要知道这是又一次超越（我们指出，社会主义要远远超越资本主义——就其思想、任务、结果而言——这正是资本主义缺陷之所在）。然而愿望存在，信念存在，尽管暂时不是那么强烈，就像既存在正面的现实动机也存在负面的现实动机一样。看得出，这种渴望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的赞赏，不如说是对风行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大地的资本主义的排斥。

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以及对人们追求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解，我们找不到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相当于愿望。我们只能找到社会主义方式部分实现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与生活和谐相处，既没有把生活变为兵营，也没有把它变为公墓。由此我们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意味着只是赋予现实生活以某种社会主义特征，这种特征否定了（至少是大大减弱了）非社会主义生活所特有的坏的方面。应该宣称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生活的某种社会主义化，但它必须与生活本身相协调。为此有没有现实的可能性——就算是为此？有没有相应的社会的、人的“材料”（再次请您原谅我用这个词）？谁又应该具体去做这些事情呢？是个人、集体、民众，是精英、政党、领袖，还是国家、政府、总统？有人回答说，是整个社会。好，就算是社会，也绝对不是统一的社会，这是其一；其二，是受制约的社会，受“世界经济”、“国际秩序”、“世界金融中心”的制约，毫不客气地讲，是受“世界政府”的制约。那么，谁应该去做呢，应该怎么做呢——是社会，是“客观规律”，还是“革命运动”？或者不过是某种进步力量当权后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对这些改革会有什么样的现实反响？

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应该好好研究的不仅是国内和国际形势，还应该包括现代社会的性质、特征及其本质状况，它的期望与追求，它的价值目

标等等。也要看到，一切都不简单，充满矛盾，众说纷纭，既是神圣的，又是朴素的，既是脱俗的，又是现实的，与此同时也会看到许多其它东西。还应确信，一切都很复杂，而走向社会主义的行动事实上是那么微弱、那么安静、那么不自信！

未来社会主义作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看到——或许会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好的，作为实践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它或者是不可能，或者是被严重歪曲）。不丧失对社会主义、对其崇高精神的信念，但不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沿着后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探寻未来人类社会的轮廓（如果人不彻底丧失其天性，这种天性恰恰激励他奔向作为一种思想的社会主义），探寻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社会，但它在整体现实中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现代的、同时也是未来的一种超级琴弦，它无疑拥有引人入胜的美妙声音，但它不会盖过也不可能盖过人类和超人类生活方式所有超级琴弦的共同响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简单地只支持社会主义，而是支持后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

第一章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

苏联模式的失败与 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可能性

C. Г. 卡拉—穆尔扎

“社会主义”的概念非常宽泛，至今没有被研究透彻。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过共产主义，但并没有将社会主义视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在俄罗斯，资本主义在大革命前夕仍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必须经历很长的过渡时期。该制度是在俄罗斯的具体条件下以及来自外部的强硬制约下建立起来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具有特殊政治制度 and 经济模式的独特生活制度。

由于苏联共产党作为“获胜的无产阶级”政党获得了很高的威信，而苏联成为了超级大国以及“摆脱资本主义”的所有力量向往的中心，苏联政治精英就有资本来宣布自己的体制是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胜利的、现实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等等）。之后，通过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在社会中形成了对社会主义乃至整个非资本主义生活制度的狭隘观点。对于各种文化和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壤上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经验，我们不甚了解甚至几乎不感兴趣。况且，苏联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大公无私的援助常常限制甚至压制了这种发展，将其塞入自己模式的框架中，甚至扼杀掉它。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失去了最重要的知识和力量的源泉。

而且，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苏联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使我们不能理解其真正的本质，最严重的是，我们甚至不能理解苏联社会主义本身，因此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失去了它。甚至是对苏联体制“脱离社会主义”的批评（外部是欧洲共产党人，而内部是布坚科和齐普科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道出任何有益的东西，更没有必要去骂那些自私的热衷于私有化的人了。

今天，当苏联体制遭受严重挫败并且因此造成俄罗斯恢复自己生活制度的具体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我们有责任集中力量研究和理解两种结构：广义的社会主义和作为其变种的苏联体制，对此有着十分现实的、迫切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需要。

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方式在俄罗斯生活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俄罗斯作为独立的多民族国家不能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其解体和全面衰退强有力地打击的正是俄罗斯人民,因此俄罗斯人民必然成为反资本主义(激烈的或渐进的)革命的核心^①。可以预见,在长时间的混乱阶段过后,各种非资本主义方式在俄罗斯将占上风,尽管会模仿资本主义。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进行抽象研究,不去涉及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困难状况。在俄罗斯,许多对于生活非常重要的领域正处于外部世界的严格控制之下,控制的目的在于不让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得以复兴,尤其是不能作为带有社会主义生活制度的国家复兴。而且在我看来,对未来社会主义非常抽象的模式进行研究也是有益的。在这条道路上,存在捍卫国家、文化和民族的良机。

分析问题,我们应该从有关社会主义本质及其表现的广义概念出发。作为开始,我们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生活制度视为社会主义,该类型的生活制度覆盖范围非常广,以致可以在其基础上模仿和复制社会。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同纯粹农业“残留”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区分开来,同样也要同作为“飞地”(“可供选择”的经济、宗教性质的公社、违法经营等等)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状态区分开来。

另一个必须这样努力研究的原因在于,苏联体制的失败绝对没有导致其所承载的结构的分解^②。首先,这些结构的稳固程度看来要大大高于理论上的预期。其次,政治制度不敢消灭它们。因此,可以同样认为,苏联体制的某些基础将会经受住混乱阶段的考验,并且依然成为新社会制度的基础。应该认识并理解它们。

应该保留和更新经受住改革考验的苏联制度中的某些东西(即使是崩溃时期生命力极强的因素),而有些东西却变成了走出危机和更新社会制度(甚至是苏联类型的制度)的障碍。苏联体制的某些特殊产物对它来说已经成了致命的毒药。

① 不过,按照自由主义者的意愿,这可以看作是“反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热月政变、复辟、反革命暴动等等。

② 我仅列举基本生活福利——能源。在俄罗斯每千瓦时电的价格保持在1美分的水平,但在国际市场值13—15美分。